小倉山房文集

六

PL
2735
.A5x
v.6

愛物說

錢唐袁枚子才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為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吕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為難孔子教弟子泛愛眾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為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廄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敗服死公命為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為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為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汙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為人

計非為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覩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儇掩耳盜鈴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觳觫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鬉鬉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為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幂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之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既貌取以為良一不當纍摧折之移其非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荊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之為不自怒而怒花

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閒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吏之良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葸為慎。以瑣屑為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為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為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妄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螬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警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焉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

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絶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絶親知僮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已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誚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為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於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於此言也且當貧賤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富貴時必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衣敝緼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為緼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為緼袍則必有緼袍狐貉之心交戰於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為歸豪傑惟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達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負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謗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罍盧澡盤古而麤者也不妙於目山河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於我於是求之於玉於銅於磁於硯於琴於竹漆於紙墨於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楛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於三代前者也任后爭轟尊鑠大辨齊器竇憲取仲山父鼎此見於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尚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未古貴眞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於天者如截肪成於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渠眉礶以礛諸而又不襍於壤不燀於火不翳於鉏銚不攙揳於後起者之錐刀然後施耀其精樸屬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絶德儁才長於朱門遇於聖明推排於世故而又不爲萋菲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尚也其他物例是今之嗜僞之人率弄古物爲娛斲拳膠目絶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訾窳行濫鰯然自以爲信矣及至瞑於知音斥於內府奇賞不得儥售不可乃不速睒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憑怒啐詬以爲世物無古也古物間之笑識古者聞之悲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於古物無情也求之而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於古物亦無情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

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為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僞且醜則所謂瞽而字伯明者也於是果於自信輕於誣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雜摧燒之矣其病一在於好其名一在於强為解夫漢之為言含也古以美玉為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積今訛其音以為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刻鐫也鄭箋所謂鏤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為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鄱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為始於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詭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庫焚鑄鑪事而睟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錢纔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絶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勿燼於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强為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為畚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鰌人使好鉥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坻伏不出甘心朽壞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周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釆齊肆夏之度焉對翰墨

而忘寢忘湌嗜之彌篤焉其重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蓋假長耳飛目以短之曰愛古者非富即貴富則映輸貴則假用賈者牟大利以屠其僞識者嫉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於理無所關也今之於理有所關者必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墨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扇戶吹哆哆然自命曰我良也彼楛也則奈何曰尚以濆治五采惠之彼實求者必交質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倪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傳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亟治氏所謂獨知之覺輪扁所謂糟柏之書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於宣和南渡後物已淪於沙漠焉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誤誤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與渫皮華几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去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削古緐重今輕訥古樸而廉今庬而鄙古奇佼而攫網今辟暴而堙覓今以往其佻巧儇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

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為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拑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為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曹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慮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為而

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成。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於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己於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平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毁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眞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夭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故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己戚先王則可。非伯尊之

文明書局藏版

擴善而何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為壇位向國門而哭為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為武王禱非為身禱也舍太廟而為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鄉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申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謚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乎人公為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曰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賁周公之材之美始於論語造偽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為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尚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

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披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辭自言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挈果餌以劫童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於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啓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祕書者必然本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并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噫公命吾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逺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靈感至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啓王竟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傳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

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為者二公乃自以為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禾何其不知大體也。經文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訓辟字為誅辟。則二叔尚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為此言。二叔尚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怨也。訓辟字為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誠竟可免也。周公豈將為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為紂嫡子。興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為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巍然尚存。皆足以翼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即可圖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即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鴞惡鳥也。周公憂盛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臣交儆可也。若為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聖矣乎。康成解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以為既捕我黨羽。宜還我土地爵位。荒妄乃爾。總之漢宋亡經。過甚。致偽善雖出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

感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卒。既大風拔木。成王乃啟金縢。尚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尚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說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女御掌進御於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謬言。不可為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於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在詩曰。抱衾與裯。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尚書顧命。陳設瑣屑。冏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為正。以小寢為即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於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襄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帝嚳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證也。或曰。一命之士。父子異宮。儒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謂宮者。居室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所。又豈止於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

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政之有以為具粢盛乎既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為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致敬乎內足以奉烝嘗頒蠶政而有餘若夫衾裯幃幄瑱屑之務則事因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既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之無明文為之立制者何哉子嗣有多寡氣稟有強弱非可逆定也且使吾子孫清心寡慾固善即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為之極明言章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為六宮以宣淫而奢盛然猶不敢目以為禮也漢興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廟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遞增名目而唐宋自論之儒又震於禮經闕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富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偽作禮經之人蓋實為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蠃醢脾析蠯蚳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蚳蠃皆蟣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贅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物而有是哉物物而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而不可以格萬苗既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於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音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忽以儀文孚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瞍為證是以逆苗擬天子之父也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罪大魏張郃亡群臣嘆息辛毗解之曰當建安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固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則伯益之聖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於三危舜典也三苗不敘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剿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於征苗既敘矣何必再征苗剿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證尚書而真僞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尚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蓋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非子五蠹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繆稱訓曰禹執干戚舞兩階間而有苗服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

文明書局藏版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數說者。亦俱與尚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書鄭人對後

錢唐袁枚子才

唐鄭人剮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制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　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荊公文集後

荊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荊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

文明書局藏版

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定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藏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特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西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耳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為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以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賚冗員諸病荊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黔貧取富賊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郅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譽史遷嘻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怨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為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為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為天下快庶幾曉然於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為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

之所以為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寖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於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為勢無如何而竟以為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庶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為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册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厤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

非仗眾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為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為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為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并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啟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亨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子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髮荒游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弒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戍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眾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為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眾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并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曰分趙氏之田為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并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為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并非秦之所能為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

鎮事吏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為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疆索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變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即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訾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具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
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
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
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
曰天子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
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即以子孫論而
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
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
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
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
若夫舉舜於畎畝膠鬲於魚鹽傳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
此并不在學校者也要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為孔孟言也夫孔孟之
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為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
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
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遯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

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留畜，尺土無曠，故十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為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若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錯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群臣，故制祿之數恆慮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民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果賢乎？不果賢乎？果不肖乎？必日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謗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為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

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扶殘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並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奉甚祕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掖庭則介亦行險徼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為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為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於閫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吳宮婢此誣汙衣冠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點潞公薦富弼亦為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斷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儇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為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為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為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於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於昏義矣女御女史曲婦命婦見於周官矣卿大夫家尚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於舂槀者為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為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和概

呼以婢哉勝達道用宦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誤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略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訐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纔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庸習氣大堅爾爾介後受制於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減於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灸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盡懷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尚狹促以自是爲不群以沮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翺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呼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言復性者不於空言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君子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

文明書局藏版

性慝勢必割愛絕欲而遊於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 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為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竊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患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為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為公劉太王諱而君子乃以喜怒為堯舜諱不亦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即齊王反掌之怒翻誤認為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為孟子然則君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汚而為泥沙爇而為烟黯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於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甚行徑

過高非人情一日震於金聲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矣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塡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删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飽膻羶盜受人畜養食可謂貪矣然而利於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於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

為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於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於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郅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於甯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夫淩誶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為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為善為樂。齊南陽王以聚蝎為樂。此其證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為斷。以為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為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為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為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於我。而我之廉名乃播於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覲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

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為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為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為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覬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於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之妻何也覬之以為欲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為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冤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時割癰彈疽者蓋以不愛為愛故也況加於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遵命遽行若是者為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於官擅自毀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覬之聞之當賞武氏矣

宋史孫唐卿判陝州有民盜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為貴宋

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為國歟正也其心自為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為蘇轍病請改期竄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為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為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為苟利國雖害不避之名亦所不計王公以為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言而行之豈獨無後世餘責耶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謀者疎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薦人所謂讓於皐陶讓於夔龍者彼皐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薦人市人恩與不薦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鄭浩傳後

鄭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蒲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為不仁也君子之於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流寘此意難時也非平居

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為離別可憐之色乎為公為私均無傷於忠也彼田書若於死生之道了然如此者蓋學陳東之救李綱為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於情而市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書宜泣耳蔡元定送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毅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書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劫盟入寇為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李皇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於義大乖溫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為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即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李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為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有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為向化在土蕃為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誤矣文王天下三分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聖也大聖且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於殷乎又曰譬如隣牛

逆而入家曰彼嘗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逆奔之牛也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弒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逆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僧孺之論溫公之言殆兼之矣祖逖鎮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己者尚舍之而況於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略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高充招討使富弼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鑒於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於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

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為師傅非不遇也文帝肥誠自警焉不及思豈貴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為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鼂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為賢也為鵩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焉得以自早亡為有所懟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有間嗚呼此獻子之所以為君子而戌之所以為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於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為非為 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譽非為男氏也非為女氏也於己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於宋楚近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為人不卑媮為恭不矯詐為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為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璧馬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璧馬一也善觀人者不薄之於受璧馬之時而早覘之於規獻

子之曰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於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黯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墨家者流也尚待辨哉

讀喪禮或問

名之於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駭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禫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於道家和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為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為御婦人不知禫在先王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牀笫之言不踰閾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該無限而卒不指為與婦居與婦處也自漢儒創為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關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間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為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為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過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忘饋馬為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為已身立想不當為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

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文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嘗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於國歟不用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也其人有益於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己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還竟安寢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準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於兄子疾十往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於一夜十往則固己身往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逐其子之名而至於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抑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於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卽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尊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於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日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敘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賺置妓

而扁戶焉石碏處之泰然夫以妓之邪而石碏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於倫理間宜有中庸之道必欲强為直而偽為名其不可哉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為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孟子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即臯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瞍能殺人即能殺臯陶臯陶能執瞍即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瞍能往臯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臯陷舜為逃逃主舜容臯為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臯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為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臯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為天子臯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瞍必不肯為士師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臯陶肯貿貿然于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誤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誤答然

則无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瞽叟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即舜欲執法臯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臯陶執法也臯陶即不執法舜亦必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為也父殺人即己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為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為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尚知國君有子而臯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荊昭王之時石渚為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尚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臯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輟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臯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雹殺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

忒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罪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明偵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呼號呼切日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鱗蠃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呼號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為蟻禍福人與天俱託於氣運之中而天為人禍福有時人為天所禍福而并及於蟻有時天地為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書崔實政論後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曰以殺人為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不欲嚴也因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為此言者因懲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是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為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

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世。黨錮牢獄。毒流海内。李雲冠帝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為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為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為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寔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宜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版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為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真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瞷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帝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於己而為大逆。此其理甚易知也。以

文明書局藏版

帝之明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既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平日所記鬼神至千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率天下而先為巫蠱者帝也其為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為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之為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於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為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惴怵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廝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為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祠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是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王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之而愈違也夫聖人中庸之極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為乎聞醢鬼侯而嘆也文王之歸胡為乎閎夭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為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為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為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對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巽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盡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文明書局藏版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羑里操子瞻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卦繫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統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瞻襲漢儒書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鏁硯銘

制硯如連鏁。欲維其戒。惟汝可。

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取殺墨如斧之義。

又

筆可為刀。硯宜作斧。膏以渝糜。英雄用武。

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婉文。墨子不受染。墨子過之。日形其短。

師恩硯銘

吾師予以此為田。授之於吾。而荒其莊。嗚呼。

鐘硯銘

有扁斯石。鳧氏為鐘。不窕不槬。摶身而鴻。旋蟲為幹。龍賓作宮。適用副墨。摹形考工。扣而名之。儒名銅銅。

文明書局藏版

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瑩亦元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方硯銘

面如田長陌而方阡潤如泉細理而靡顏居萬石之間惟汝稱賢得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兮生愛憐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露滴珠研染盡湘東八萬箋慎勿隨無生者而與之周旋

汲硯銘

石有汲硯窊不崢墨可永夜

貨布硯銘

如貨如布數硯以對惟士之富

井田硯銘

耕於田夜得息耕於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曰期所收千萬年後乃始有秋

竹節杖銘

寸寸節毋乃太枝者出入盡怪顛而能扶始知其可愛

方竹杖銘

其狀迂其節拘有欲規而圓之者先生曰吁

鬱盛盤銘

盧叟制器負重名其滌欲潤腸欲堅朱色而昔粹而清紋藏虎匡於焚爨飾雕所到罔勿
精曹王長條器五鯨平周君畫夾龍蛇形公然神妙能追爭我制為題名都盛也支以載豈克
勝其大不樹敢不傾陰花細纈珊瑚明頳霞隱隱東方生佩珂耀朵龍肩馨繼羅布列瓊
瑶英文房雖對娛心靈星回於天器始成傳之子孫價連城紀何年作歲在寅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正
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
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闕之可也毅然删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
春秋之夏五郭公至無謂者也逸書之幷陋亳姑逸詩之棠棣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
删無謂之春秋而删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
者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鄢
爲何地開卷茫然雖兒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弑而經
皆書公薨隱弑者之寃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與若曰爲國諱小惡書
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與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知將來有公羊穀梁
之徒爲之疏明辨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與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

文明書局藏版

象與魯春秋以為周禮在魯似春秋為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傅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其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晉楚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問畧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舜書也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為天稽為同堯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與孔安國疏稽古為順考古道而行夫置閏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與不明試以功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與納於大麓果即捐階焚廩意與抑是大錄天下之政與歲二月東巡狩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日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與朱子註詩不取傳序頗為昔人所訾然毛鄭以名南平王為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為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謚法以張其私說是以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為刺幽王未聞贈芍不無男女之私而以為刺國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為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為與王后同行朱子鄭清之功安可少與然朱子所謂貞婦見綢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為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柔離一詩或以作者為箕子為備役為倚奇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為畢公為后妃為應門失守其將誰信與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為誦習朱注學之為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文字易云文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為而習之何所悅與子曰敏而好

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直指讀為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為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為學似又與讀書有關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白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於北宋道統之名始於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為聖賢云爾其為聖賢也其加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與無定與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某聖人也從而聖之某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道統之說興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為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為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為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為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言無用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惟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與堯舜禹㬥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與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疎與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緒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

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爲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與

問格物致知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不免啟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與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與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與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與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與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郯子老子而后知官知禮耶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亦將致其索乳之性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

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矣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聊曼父之母而后知父之墓所存與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足爲良知而擴充之與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與

論語解四篇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資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愼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曾子羞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曾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偽託未足爲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穿鑿其答弟子問者則

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淵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為就人所不足者教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為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為邦夫子答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為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為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為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為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為君僅須一曆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為邦必不止此簡略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與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違如惑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

答冉問亦冉故也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强解焉於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粗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絶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舞雩爲祭名童子爲歌童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曾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即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即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即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即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既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遍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泠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嗔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樊遲從游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游不忘學爲善而顧乃不學而游乎夫子之

文明書局藏版

欲仕也至矣為委吏為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甚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為季氏宰季路冉有為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往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游乎宋儒非曠達者震於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為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訓南子為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君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矣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衛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子以為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為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為政不如是則我不為政也子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

路意而以為大迂。其墨墨然不悅也久矣。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為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為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墨墨然不悅也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為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為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名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子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子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為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為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不大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

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晏註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為字義余獨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終

錢塘袁枚子才

坐觀垂釣賦

子才子息志塵鞅棲神元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予之綠膏棘軸而遨遊盪於康衢也吾則琅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僕遬相從跸莊鞠跽參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巫九飯祝一鮒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酒者游好獵者聾當局者誤旁觀者清故五彩之藻衮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躍焉五音之笙簫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水落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醜扇以爲餌削焦桐以爲鈎或沈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線但瞪儺睇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淡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鰲魚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都而奚吝夫魚乃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烏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憫然神爽結葦蠟蘆投縋釋綱叩舷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

文明書局藏版

慎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愚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游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嶶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廣斟雉膏甘焚象齒豈知有道必他無泉不瀉縱置笑鑰於枕邊難挈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敢下千仞博上一擲或同謀而異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轢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淚思聞蕈羹想餐不已傎乎又見禁忌自端禍福因果慕不學顔含愚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却步自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蹈終身於雲霧又有摴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庬止吠睟子營然神魂因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薪牛蔽於蔵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惑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牖覽宇宙何必鉥剔苛辟臚清似豆披贖顔袷遂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圓於習而心含縛於教而自束縋趨溝壑頭腸蟬腹理不經於

心也見不出於獨盃顯悖夫周孔懼小違於濂洛如聾瞽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為目甚至八翼沖舉一行未讀相引為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沸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袪其疾意莊之飛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晤郁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脊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為江浙兩大老者一為沈公德潛一為錢公陳羣沈年雖高於公為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葬後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謚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為尤隆非徒眷舊臣以重 先朝也公為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敦敏愛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督課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空羣每扈從賡歌帳殿前諸黃門環而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咏

輙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
賞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　命閱台試諸生卷丁丑南巡　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
刑部尚書銜乙酉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
老會　賜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紫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游　香山圖形
內府　上於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
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與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游攝山俾父子歡
會　聖壽六十公老難北行命沈文慤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
領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
晤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於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而於政治
尤通明雍正七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奸民某闌入　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
果邑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偽稿獄興公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
奉　旨嚴飭餓而諒其誠悃　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汩汩如傾河汲引後進酬
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廢心而用形人人滿所懷以去而體益腴強構宅雙溪
之西春秋佳日輙偕故人野叟游桑麻間常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
爲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抱尸臥冀溫慰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止之

官通政使時。以應得己身封典。請 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為令。公諱陳庠。字主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娶於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次汝恭汝懋汝豐汝隨汝弼汝鼎。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某

銘曰。 文思天子張咸英。皋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奭奭錢公輔聖清。肫然明允更篤誠。為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攖。昧死上疏求歸耕。上帝者之詩寵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醴舜薰時和賡。君臣詩友相合并。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巡狩 鑾輿迎。庠臣之中喜見卿。子年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韋孟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頹光大耋驚。 帝猶批勅期遐齡。 龍章雖來臣目瞑。中涓捧祭馳新塋。有昕其容圖殿廷。龜銀後祚隆隆升。賁賜膏壤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盛。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謁公於南衙。一見如舊相識。眷寵甚盛。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吸罷市。莫公於頌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餔糗采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躑足數萬人。赴制府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寔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

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私
以負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
誠能動物應如肸蠁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於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為大臣之
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興官江西布政使
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槃槃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
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
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鬭有白帽鐵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
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
少卿巡撫陝西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
和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振飢東昌災公
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振飢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為保障壩工屢
圮公親臨築成上喜　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
遠費重奏請以陝西米賈者就近先撥　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
東時政尚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攖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因興大獄不能容公到
登時判遣囹圄為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為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

撫臣奏建寧由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擒獲首犯分别杖懲即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憤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汙人名節為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為公輔從武鄉運餉入都年纔强仕 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璽刻香珠等物拜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麾旌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於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郎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為泣下所著有觀津錄牧亳政略東泉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以 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誥封宜人皆以乙丑年四月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事次崧官衞輝太守次嶠次嵋次嶧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日難借毣毣盧公氣如春夏與絶吏體樂與人化鏡磨愈皎衣涅不緇屢起屢躓未竟其施人為公惜公獨逌然委運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文明書局藏版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於里第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歎曰先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為先輩而彭公科尤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瓊林豈非　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於古為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不可廢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為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鷺鳥飛鶴翔凌風欲去雍正三年舉於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　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視者七視學政者一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卷　殿上及閱迴避拔貢教習朝考各試諸卷皆專任委連綿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諱災不宜是又奏請勅各學臣見督撫毋卑

謚應遵會典儀式。上是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漕費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
額限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
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為
一馬三夫。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
蜚語聞。上引公為證。上問公。公對未聞。上疑有私。降為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於家。
先是。公乞養歸。為娛奉太夫人故。簣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
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强不衰。或春秋佳晨。出游石湖寒山。士女皆知兩朝元
老。擁觀塞路。初。公侍內廷時。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特手書以賜。侍今上
泛舟賞花釣魚。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
禁。金川蕩平。公迎駕山東。進凱歌。恩復尚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鑾。皆召見。溫
諭。四十九年。公迎駕蹕龍泉莊。上遙望見。即命侍衛扶起。命秋冬北上。與千叟
宴。公復感上恩。修安輿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於意。即形詞色。
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禮與鈞。枚弱冠入都。即奇賞之。聞其入穀。
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密。常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
其議論。如魯公書。徹透紙背。其見知如此。妻宋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紹謙。山東桃

文明書局藏版

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咸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尚幼女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

銘曰庭賁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凰天生彭公為世休祥仰復星辰上立日月傍帝畀玉尺東度西量公洗心眼清儷冰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畜施於為政獬豸爽鳩屢拜 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鎮之四海晏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與公拜稽首 聖恩渥老臣願歸田詠歌天保都人羨公祖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主安 帝問卿好以其餘閒為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為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華表萬古清風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公程姓名燾字九峯號雲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覓鎮公生而孤露家極貧持缺益盛淖糜母子分以療飢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為甘肅洮岷道奏母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剪辮獄起仍降江西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粵曳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樂誤軍機處保直之期傳忠勇公語人曰九峯失不

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憮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
當分畛域之見。程素才拙。僅能料簡一處。無分身法。即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李。忠勇
公笑曰。人言九峯戇。九峯文戇耶。然其言甚正。盍為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嘗
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為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通苞苴。事請謁。以求之。其一以為
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
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 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公所任事。身務先難
從忠勇公傅恒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犂。
經田葉爾歎不阿克蘇地方。纔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飢。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為按察使時。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偽事發。誣引河南富賈數十。富賈不
服。公命脫械。雜長鬚者數人。令祝指認。祝茫然。富賈冤遂雪。公又常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
斷案引律。貴得大中。不可上奏畏部。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字以周內之。以故
公折獄過慎。夜閱決事。比持燭折單。瞿瞿申旦。勞積疾生。吾本中寒。漸劇。以大醫曰此心血
竭火僨興之故也。竟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楫。孫四人。葬某
銘曰。畏畏而能行者。真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無裨政。故能撫其軍也。有心仁。乃以徧其身
也。古而不今。嗚呼哉其人也。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

乾隆丁巳、予寓都、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狀貌軒偉甚、日與
余朝夕狎宴飲詼諧、相得也。已而起廢外用、遂別去。戊戌、其子岳為部中司馬、寄信屬
余銘墓。余弱冠即受司寇恩、今老矣、雖其家之一孳息一童孫有所諈諉、誼不敢辭、而況君
與余素有撫塵之好者哉。謹按君諱允彝、字序倫、一字彝堂、鑲白旗人、工部侍郎永錫公之
孫、宣化府厚菴公之子、行六。年未三十、循例得南豐縣丞、遷兗州府金鄉縣知縣、洊陞鄆城、
調署蓬萊。引見時奏對詳明、 世宗大悅、賜饍、賜豐貂、擢濟南府知府。君既世家、又驟受
天子恩、以才自負、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而唐又總督田文鏡所權用也、摭過劾奏、即
令唐鞫訊之、考掠再至、君無欵詞。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密奏此案有冤。 世宗命吏部
尚書劉於義、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巡撫岳濬覆訊、所劾果虛、僅以失察書吏罷官。
皇上登極、召見、擢鎮江府同知、遷廣東南雄府知府、調潮州、再調廣州、擢雷瓊道。未半年、
喉痛卒、年五十八。嗚呼、當田文鏡柄用時、一時文武大臣望風贖媚、無敢攖其鋒。司寇公
為君叔父、尤當避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 世宗不加之罪、竟別簡大臣為之案覆、以示大
公、以昭聖人之無我。有是哉、君臣之際、至於如此。事隔數十年、草茅聞者猶為流涕、而在君
當年之身受者、更何如也。君娶夫人楊氏、生子四、女二。長子岳、初任廣西羅城令、以子清

端公曾宰是邑故老其遺事刊板流傳嗚呼公之子慕善如是亦君之庭訓使然耶葬某
銘曰寶劍起矣直木擠矣危而後光能有幾矣嗚呼金君樹縶於墳其毋忘 天子之德之
仁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誌銘

余榜中得人最勝爲銘其墓者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工部尚書裘文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乙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西府服闋引見再授平陽府知府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乞老疾歸卒於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清挺長身玉立鬚髯飄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真終始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時嘗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上俞下頌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公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公請大府咨 撥省商逕赴儀徵買運抵郡銷售鹽價公平玉山縣姦民喻開士與監生朱掄山有仇造逆匪馬朝柱僞劄投棄路傍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鞫雪其冤長武縣民尚景福等强借耔種毀書役廬舍公審知皆飢民非盜也殲厥渠魁餘皆省釋貴溪有案相似參將許承麟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良久許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求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悉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徒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

載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產殺二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人數不一然已殺二人則其中豈無孤寡倘屍主煢煢無告而凶犯妻子仍擁厚貲於義何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予罪人財產一半 上深是之載入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葭州衙差大猾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於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橋梁崇書院暨濬女郵災禱以故耆民老士皆迎拜車前歌呼祝延公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絡渠等仕至公卿識拔靈石縣武童何道深官貴州游擊 王師征緬時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歎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尊視之著者公與子二人而已公諱勇約字健資號柱川為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六世孫族大以豐簪紱盈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大司寇父曾榮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妻徐淑人先公卒子鼎新雲蔭拔貢生公歿後有相傳為秦中城隍神者余恐涉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

銘曰廉不劌劌何用不臧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文昌初其以耀晌臨玉堂繼以其餘施於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橫目胥彰而額手稱慶 帝嘉乃猷錫以銀黃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順終葬開原鄉橫山從先塋宇樹鬱蒼

原任禮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
公唱和外出為令始與公别别四十七年余老矣游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
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
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沈禍福非余
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
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
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
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樸之
氣溢於眉宇獨能宏覽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宮中掊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
者公引證書史疏纏具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宏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
喇巴哈眞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輙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册某某堠某驛
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瞭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
之曰不過漢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尚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
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

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血僵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剖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頭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疾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援筆文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敎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回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指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族悔平時教勅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難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而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作還家匝月竟以不起年六十　六嘗言酈道元水經注明於西北闇於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三仲祖化龍父鼎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弍遷國學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其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梟撓嚚其從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游誰表此阡嗣後川

湜湜峯綿綿礴礴巒積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衞公墓誌銘

己亥夏枚還武林晤王亭衞公於陳樂洲觀察席上德器盎然知爲賢者今春與游路出江西將太史心餘寄聲問公并云兩賢相覿必有傾衿之樂不意到嶢州聞公病旋即不起其子琬歸葬中州乞銘其墓伏思枚于公爲部民弟樹于公爲屬吏今聞懿範親炙最深聞公善枚來將命家人治具張飲談十日以蠲夙疴而不圖願莫之遂竟殗殜綿延以至於死悲夫豈人生一見天果靳之耶然而七十衰翁萬里忽至又未嘗非 蒼蒼者示之意也章微闡幽非枚奚屬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先生姓衞諱諳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原縣人以丁丑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調解州再遷浙江台州府知府薦卓異受 天子知調湖州府知府旋遷廣東高廉巡道調肇羅巡道兩署按察使年六十一歲而薨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右磽确之地民藝麥黍畢多逋蕩公分別五施授種綿養蠶法置機具于堂皇訹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頗及他郡其守台也嵊縣姦民王開經等簒其邑令吳某至山中窘辱之勢甚張撫軍王亶望會同提督進勦槍甲齊兵公時在省入諫曰唐虞之世治苗民遠方尚以刑不以兵嵊縣小民毋庸 大舉請曾至其地會審某某民頗服今雖非本屬願往擒治撫軍壯其言許之公單騎上山令人傳呼曰台州

文明書局藏版

知府衛公來羣以素幅公名咸羅拜為首者自反接送縣令豈且訴所以辱令故公笑曰官固不良然汝等亦當死矣皆泣曰公命之死如不死也遂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湖州北鄉多外省軍犯張設博局誘良家子使博而陰開小典沒入其衣物日久黨繁官吏慮捕之將為變公偵知姓名隱而不發探知某日賽神羣會諸匪擁儀從敷粉墨呼吸入城公陰乘輿抵虎穴坐命諸幹役持繩索伏四門來者縛之當即干杖派往文武衙門充水火夫給其傭嗣後城鄉肅清公性慈少所咎督然義之所在強直不撓或大府前論事不合輒設詞斂袂而起曰衛某以為不可上游俱嚴憚之署嘉興縣治獄尤慎文案稍有蹐駁申且不寐致精神逃渫體為之衰先是公從子諱哲治者從縣令起家官至大司空以廉節惠政名噪淮海閒校宰沭陽縣屬下人所聞多端公行事蓋得其家風云父乾德蒙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母商氏劉氏封太宜人妻周氏子四人女四人孫六人

銘曰真廉勿矜大勇勿爭翼翼衛公秉志孤行為世吉澤為人準繩東甌西晉異音同稱方期大用神化丹青何圖星隕痛我黎烝續休啟佑天道神明公有遺德蔭及孫曾請看化臺福草叢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銑銑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

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己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為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
章奏閱外莫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皋夔 世宗不悅即
召公并 名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皋夔朕又
安得為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郎 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
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為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即奏增養廉杜餽
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為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
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於道府相習為常公悉反所為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言
己咸嗾於大府大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一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
於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吳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受錢但
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真任事人但剛直過人太
甚嗚呼知臣莫如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即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於 君父則

雖不用老且死尚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為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文好以古義相砥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濟世瞻徇撫軍旨聞遂疏長子高以主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遽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錫以自解其于名義大節雖篤友愛于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游廣西公第四子憲喬為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人之狀私於執事余重憲喬與學行而于公又為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暠憲喬四女四孫葬某

銘曰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攫既已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尚有寒芒

翰林院編修補候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江西君已半體枯聞余至喜力疾懽飲臨別時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領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

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誰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游澤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識字君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爲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卒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詼諧風發聽者傾靡胸無單複不解囁嚅耳語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沈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鶻然少年趨尚寡諧愈益不自喜遂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蕺山時越中富家泄三江閘日久堙廢君爲請於大府借帑辦治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掃墓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毋嶺墻以利文風建棚縣衙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於西鄉湖坊警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涂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孀扶六櫬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於人也信初入京師未名藉甚諸公卿虛衷若麟鳳爭先覩視裘文達

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并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尚書而君儼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餓出餓入自幾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内捧敎觴而至者屢交戶外高麗使臣餉墨四匆求君樂府歸聲聞之盛太爵之榮迄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待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改常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日方伯彭公日督學金公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誼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娶張氏誥封宜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鄮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尚幼女一人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懸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嘿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杜吁嗟將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曈曨光不已振我才華輸我齒貪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終

大定知府張君墓誌銘

錢唐袁枚子才

君為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之子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之壻年未冠即以鹽務運判求江南補通州調泰州遷淮南監掣同知再遷貴州平越府知府調遵義大定兩府年三十八卒其孤歸柩萬里走乞余銘余文恪公門下士也與君通家交最懽誼所不當辭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景宗字端文行五生而角犀豐盈容貌充充然常迎 駕焦山 皇上召見鏡江樓曰此兒面目頗類伊父君書益敢勉自奮通州場戶丁糧例不請蠲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泰州各場與所借給倉穀及積年鹽價一時並徵君請緩於大府民力以紓淮南儀所為五省引鹽分銷處河運船滯君請由瓜州出江抵沙漫洲解捆裝載掣費驟減嚴禁船埠乘商之急匿船居奇有犯者置之法雇船魚貫至貴州貧瘠平越為尤一切儀仗輿馬官莊四十八所俱取給閭閻君到免之上游重君遇大事必委辦君亦劬躬圖報染瘴以卒嗚呼君槃槃大才也萬英細務何足展其猷為滇黔為 文和公二十年開府之所 天子使君往蒞其邦豈無深意乃竟未繼家風中道而逝知君者能無深悼哉猶記乙未三月真州鼠姑花開君招余偕諸賓從坐小東穿草徑張飲吳園余席間猶舉韓魏公

金帶圍故事以相勗而卒不驗然吟章畫冊至今爛然即此可以想見君之風調有大異乎尋常俗吏之為矣生母郭氏妻蔣氏俱蒙 覃恩 誥封恭人子三長世停候選主事次世輔世恩女一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君之初生夢麟銜衣君之委化如驥脫羈生於華胄能耽文詞手握牢盆能樂邱池援其外狀顒卬令儀叩其淵衷風月襟期可惜小試未竟厥施盤江渺瀰嶔峨險巇君魂雖歸民口有碑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余同年裘文達公奉

天子命治幽兗揚豫四州水利最久最有功而其所倚恃如左右手者為沭陽呂君君以滕縣主簿擢知泇河通判曹州府同知常德府知府再以子貴 誥封中憲大夫山西冀寧道按察司副使其起家故余宰沭陽時守藏吏也貌嚴冷視瞻不凡每執卷侍有所詢則釽剔利病以對主撮無訛先君子尤愛偉之以重客待君亦感所知棄吏缺從余蒞江寧料簡一切後三十年余山居久矣君忽驅五馬來慊慊以故吏自居走哭先君墓下升堂拜母贈朱提數笏留一日裁去嗚呼君之吏術余深知之君之風義余身受之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奚屬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又祥字瑞龍一字鳳岡先世居廣德州大父六吉公徙沭

陽生四歲而孤年十七即在官練習簿書沭近黃河多水患故君於振災治水事尤精性沈摯勇於爲義循例得縣丞需次京師過鄰縣飢傾所有濟其乏竟垂橐歸家居三年再過鄭州水衝官道行者滅頂君又以爲己憾宿旅店募夫購芻茭竹揵躬自堵塞他人行君始行己而効力東河會江南張家馬路災　天子命山東助麥稭五百萬觔撫軍楊公慮陸運爲艱君請籌兗曹兩部稭舁單縣之黃岡河借徐州回空糧船載之由黃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之即委君辦以功借補滕縣縣主簿會少司農秦文達公議開伊家河淺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略代繪圖入奏工成濟魚滕沛等五縣涸田皆出秦公愛其才常以自隨越二年奏調君赴直隸疏浚河淤　天子許之其時君已通判加河矣故事曹州臨河六堡皆百姓歲修君憫之捐俸開運家莊引河九百餘丈分黃岡流不需土埽民以承孟常德在楚南號稱難治君能除苛解嬈合郡祝延之當君赴任時余從容置酒問何時再見君屈其指曰一年余疑爲期太遠且官身未必能自由君笑曰先生年三十三而致仕何緣得自由耶已而果如期已病歸余不覺倒屣而迎驚且歎重痛飲爲懽而別嗚呼即君出處之際或久或速挺然有以自持則他事之健決可知也已君在官時病醫請以紫團蔘補羸君不可曰蔘貴藥也未必能濟我命而可以濟民之命以其直施綿衣千餘老城滕縣兩主簿其身故眷屬羇留君厚恤之送寧直公家還鄉後立義學建樓流所分餘田贍族人猶孳孳不倦人傳君司

文明書局藏版

閘時　天子東巡　御舟抵臨清閘僅里許閘板橫石齧中急萬夫拔之不起君禱於神板忽自躍於水雖　天子神威百靈効順而亦未嘗非君之忠誠有以感格云卒時年七十娶吳氏封恭人妾李氏九女二子長呂際官冀寧道次呂會候補通判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陳殷置輔周道為昭漢之循良半出功曹元叔父手長揖三公亦云計吏為世儒宗矯矯呂君嚴視正聽進固才優退亦力定餘澤流光施於公子觀察如雲擇日而起哀安老矣曾長陰平不圖後死竟為君銘美無溢詞書無愧色匪元石是勒將九幽是質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溧陽令與分校得士七而遂捷南宮入翰林者惟李君一人君諱英字御左一字簃圃晚號蠡塘其先為南宋忠定公之後由晉陵徙宜興父正齋生三子君其長也以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校壬申鄉會試纂修三禮通考等書補左翼宗學教習再分派丁丑庶常教習今族弟鑒任安徽臬使者君所教也戊寅以原官休於家年七十三卒君內行純篤淵然而靜人見之渾渾自遠衡文心清目明無所嫌避有老友儲學坡主於其家榜發即君所薦人以為難掌教海州六安州能張施講說使聖學大明士心歸依遮留再三或刊碑以紀其德與余別久忽一日擔登而至寓山中七旬每燈下談纏纏

不忍脈臨行手餅金為別曰知先生無所需然英老矣無幾相見三十年受恩語此微申
束修之意亦慮自此不繼也泣數行去果不數年而訃至當是時余無子學坡無子君亦無
子人疑三人者授受同家運相亦似乃今余垂暮生男而君與學坡則終於無有且相繼死
矣悲夫君書法清勁得晉人遺意於詩雖非專家而清微淡遠之音自其心流有不可淹
滅者嘗纂成四卷將梓而存之娶黃孺人生一女適吳氏以弟子慶來為己子蒙
覃恩贈三代如君官葬某

銘曰嗚呼自吾之得蘅塘也若古琴之入耳若古玉之升堂雖卽之之日短而思之之味長
一日淪亡天竟予喪為銘貞石以表其藏

巴里坤中軍游擊劉君墓志銘

劉君厚夫雖以武致通顯而性耽文翰獮蒐之餘以購晉唐法書名畫與三代彝器斷斷判
別若嗜欲之切於身官金陵時與余朝夕游甚狎亦不自項領謾其儕偶以故車馬駢輳戶
外之屨常滿常謂予曰小倉山一部婁耳子居之則號名勝守備官百夫長耳我為之便
成熟官邃古以來人貴自立耳不在所居之地與位也予愛偉其言亡何遷任去別一十有
六年今春其孤琨送訃乞志幽之文余按其狀稱君能事親能睦宗能訓卒能拯人於難所
舉犖犖諸大事諒無溢詞然余聞而悲者君以微罪解職蒙　天子恩旨見而君自感其

衰頹不樂。往思歸老白下。應無故人為伴。時時僂指數當年某某。零落殆盡。惟隨園翁尚存。將與卜鄰以終餘年。而竟不可卒得。嗚呼命矣。夫君亳州人。諱淳。號厚夫。與弟乾隆丙辰武鄉試。選江寧城守營守備。遷肅州都司。鎮番營游擊。再調巴里坤游擊。署安西參將。以失察事罷官。歸過蘭州卒。年六十五。妻李氏。五男二女。長子琨。庠生。次毓秀。候補知縣。次琚。次琪。次珹。三代俱贈如君官。君在游擊任內。請貤本身封。封其叔父聖鑑。大府代奏。詔許之。葬某。

銘曰。射一鵠能巧。任百事能了。但小畜於文德。不矜情於壯佼。若而人者。雖斬板之封。亦干城之表。

慢亭周君墓志銘

余好畜金石文字。而讀至篆籀。輙口箝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曰周君慢亭。二人者皆婷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至。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墓。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於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之寡聞。二十年來略辨妃豨。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以報也。謹按。君諱榘。字於平。一字慢亭。孫矯蘁音目眴轉。有沽不諧際人事。而矍矍然溺苦於古。受知漕帥楊敏恪公。聘為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曹阜衍聖公。館於府教

其二子。君之學，鉥刓奇辟，能鑿幽隱，專爲人之所難。造渾天毬，拳許。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緯，羅縷畢具。篆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游黃山，鐫名最高巔，手摩搨以歸，古奥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也。草廬數椽，在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捭豚黍盛以梡嶡，父子琅琅然度所作曲侑賓，或用傳響法擊鉦數下，室内酒茗叢載應聲而出，若竈下婢俱明華嚴字母，著洪字戲，謂鄭康成家牛觸牆已成八字，今觀於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寧，九世單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風，爲營祠置產，適君游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異數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卷。二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葬某。

銘曰：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寍地下古人無數也。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游天台，未由傾衿。亡何，詩人周容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即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畱，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參戶聲，輙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綿惙，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

交臨終拳拳彼固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寧鄭重如此是知己也
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為而誰為謹按先生名鈺字二樹號璞巖
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鄉女史徐昭華
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為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圖號越中三子常往樓邑村月中行
吟得一詩綰襪帶為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
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烱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嚴成冊一昏一舌
敢掉磬者所得束修除卹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庋秘閣相對逌然畫蘭竹水
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雷奔赴毫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
紙助之須臾盡鬻窀穸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
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帽者相招却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為著五
銖衣聳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
陳氏生三子七女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志皜皜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為君主君
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阜寧貢士戴君墓志銘

乾隆甲戌吾鄉張孝廉來言皐寧戴君之賢余心欽遲之而未見也旋以權子母事貸金七百去未一年折閱殆盡余疑其誑者言且亡何余負 國課君聞之奮曰我義不負長者遂售產以償今庚子歲矣君已亡其子爵來乞余志墓且告曰先生知吾父所以窮乎吾父豈以任氣希通慕大謂天下事可氣燄取也棄先世田宅畀諸昆而以遺逋自肩家有灘蘆皐寧產鹽乃倣管子煮海法鳩氓設竈構廬麇萃衆貸以萬計涸未乾而黄河決盪為波濤繼之疫興又施醫藥葬埋力殫計其躬數千人始焚券散鬻且憂遂得狂易之疾上逆下復遂不起嗟呼乾壯用首為善近名皆道家所忌君獨兼之何其知存而不知亡耶然陽侯之災百年一逢而君適丁其躬毋亦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禳耶卒之危難中猶能信於友恩於民善敗者不亂亦稱古豪矣君諱廷瓚字玉單一字融軒其先從譙郡遷皐寧生即赴義若熱罷褫拯人一目眇而斜視弱冠入學旋貢於成均凡邑中修學校設義學蠲免灘糧五千頃皆所倡也妻徐氏子二人皆讀書以善世其家卒年六十二葬某

銘曰蛟蜃隊兮穹方翱翔而盡其谷兮虎豹力大一蹶以斃戴君行事將毋同雖然水滔滔兮豈其格兮君子於斯數其遭兮

郡文學項君宰甫墓志銘

余在金陵接士垂四十年凡工詩工文工書工伎術者某某可數而以書傳者惟項君一人君

諱穆之字莘甫上元庠生祖適菴公丹青馳譽君繼其業能精心致思勤摹而廣徵儀神奪貌出聖入智於古名家六法三昧靡所不窺　天子南巡諸大府延入畫局一切名勝圖繪皆君據管雖老畫家假者尚數十輩悉皆張目拱手睨君所為或捧生紙立階下受教動惟謹有次子曰思聰能助父潤色煙墨君倚之甚力今秋將婚猝瘵歿亡君自此孤憤無憀生意頓盡又在局不能諧際人事受人齮齕性素謇鈍言吶吶不能出口而氣紆鬱時傷於心晨起咯毫嘔血數升須臾遂卒卒前二日猶詣余有所誣諉余呼車至局為告當事未及報而君之訃至嗚呼君所遭際無甚厄屯達者觀之殊堪一咲而君竟以是死過矣雖然人不死則其筆墨不貴世之人往往榮古而虐今常也今竟喪君身以貴君畫或者造物意耶然當君在生時躡門者業已嘖嘖難求惟於余執弟子禮甚恭故隨索隨獲因之亦不甚護惜而今則斷紙零縑如明月夜光不可再得矣悲夫君事親孝待弟睦交朋友信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尊人宗杏公壽九十餘君年僅五十六父子受命不同如此娶汪氏子四人有方竹軒詩集若干卷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聚寶門外之宋村

銘曰古人有言死生大矣君殉亡兒毋乃太矣想恃其伎有不朽者在耶不然則是帝玉樓成召君畫耶

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於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哀爲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廷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趣大壑矣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遫覓覺溫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 天子南巡君獻賦 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開四庫館詔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闈得士若干君耽於學見長几闊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餽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公爲歸其計時酷暑索逋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乘弁校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氣甚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託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向君薦某處將與君游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皆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 南孫中丞補山

告君死時方名食鶩泣至失匕箸歸舟悄悄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於懷念君重仁襲義德
施於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多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
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　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於京師處所以歸其
櫬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
君秀眉方頤鬚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闊步蹁躚袍褶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
之雖藏獲無所凌詐遇文學之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
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
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於詩古文醇潔有
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言尚書今文經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義
圃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漂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
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
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於虞廷鳳之文也秦誓休休一
个臣也胡為乎僇其身客死於秦也不鄧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
刺不生者君之墓也

錢太恭人墓志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
公喪歸里服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　太恭人薨於嘉定里第先生卜
葬有日屬枚銘墓銘伏念先生以績學清望慹伏海內於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枚
不文何能為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年以上不他諉誘獨通書命枚或者鑒所述作其亦有
以取之耶知己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媞媞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成若性長勤婦功易師以敬歸我封
公小山中憲式好無尤雞鳴戒旦旁和築里上順尊章小心精潔令聞孝彰饎爨雍熹度奉
蒸嘗執鍼織紝閨閫聽黃熗擱汧茜衣柔饍香兩老康娛戚鄰交慶君姑有疾恭人如子夜
不弛帶抑搔診脈既沒而髮毀瘠無已屏斥佛經恪遵士禮慮男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
俾男色喜男也懼止婦也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嬪沈氏與壻同殂孤甥孩穉遠宦黎
平甥有稚女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娣有姒如兄如弟始終居同後世室異膢臘
歲時壺飧相繼何以贈之線三纏一族子彌甥偶來起居輒與情款孔悴孔愉弄業爭花紛
其坐隅餘須侮爾仁心矜哀曰彼不才不才方為輿儓何所不容而督咎哉以斯懿美儲休啟佑
大順褫禧纖羅幅韡篤生一子大昕大昭纂室以居祈莫以教家素食貧燃糠代膏紡聲書
聲互答爭高育成名儒羽儀　聖朝　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掄南宮

告君死時方名食鴛泣至失匕箸歸舟惆悵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於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於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　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於京師處所以歸其櫬恤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髯鬚鬑鬑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閒步蹣跚袍袖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詬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　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於　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經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灝後生子濂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

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王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於虞廷鳳之文也秦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為乎傫其身客死於秦也不鄭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墓也

錢太恭人墓志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
公喪歸里服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 太恭人歿於嘉定里第先生卜
葬有日屬枚銘墓銘伏念先生以績學清望熱伏海 內於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枚
不文何能為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里外不他誰諉獨遠書命枚或者覽所述作其亦有
以取之耶知己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娟婧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成若性長勤婦功易師以皷歸我封
公小山中憲式好無尤雞鳴戒旦房和箕帚上順尊章小心精潔令聞孚彰饎豐稷度奉
蒸嘗執鍼織紝閨閣縹黃緗擱冰茜衣柔饎香甫老康娛戚鄰交慶居姑有疾恭人如子夜
不弛帶抑搔診脈既沒而慕毀瘠無已屏斥佛經恪遵士禮慮男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
俾男色喜男也懽止婦也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嬪沈氏與壻同殂孤甥孩穉遠宦黎
平甥有稚女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娣有姒如兄如弟始也居同後也室異腰臘
歲時壺飧相繼何以贈之線三纏二族子鰥甥偶來起居輒與情款孔悴孔愉弄樂弟花紛
其坐隅餘須偶甫仁心矜哀曰彼不才方為輿儓何所不容而督咨哉以斯懿美儲休啟佑
大順號禧緇羅帽幪爲生二子大昕大貽薑室以居祈嵒以教家素食貧然糠代膏紡聲書
聲互答爭高育成名儒羽儀 聖朝 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提南宮

再登瀛路嶺海衡文青宮作賦厥徐抗肩夔龍接武學士詹事宮階崇隆宜人恭人重疊晉封花釵金鏌其光熊熊大昭淵雅天生伯仲指日連飛雙丁兩宋一堦五孫咸光家衖人之視之門楣華重誰知恭人大行不加身膺癯痹手治枲麻七緵之衣二簋之享熏熏熙熙就兩家養可逸勿逸雖休勿休曰道可穀氣以消滯留郁毋神明方希大耋至何圖春秋止八十一辛丑重九厥後五日離瑜復位靈轝掩邑卜葬練川與封公合鬱鬱佳城南岸矩由詹事與枚垂老膠漆賞奇析疑益我知識詹事益我實太公人德我感德不讓敬撰銘文千秋女史視此貞珉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吾宗有節母曰韓氏孺人年十九來歸奉直大夫候選知州柳村公為簉室事正室汪宜人甚謹內無違言生子一女一柳村與宜人相繼亡孺人撫榮守志教其子廷檮事嫡兄廷槱甚謹外無違行既長為娶著姓毛氏女為妻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孺人四十生辰廷槱廷檮謀所以壽孺人者孺人泣曰古稱婦孀為未亡人言當從夫而亡也我昔以撫孤故未亡則家人雖視我尚存而我之自視久已亡矣今曰壽是逆吾志也增吾悲也奚可哉越兩月孺人果亡蘇州巡撫閔公請旌於朝廷檮以某年月日將祔葬孺人於某地先期走幣來請余銘余宗人也又舊史氏也誼與職均不當辭銘曰

三星五噣嘒彼東方協躍月儀降於吳閶婉孌莊姝令聞孔彰吾宗聘之嬪然成行克相良人鉤考家務場岀廩人圭撮靡誤嘯不倚楹織常當戶金井微行從無亂步敬事民母婢忍毋虞頌擱衾裯澣濯盤盂丹心寸意二女同居人之視之如婦從姑一旦溘然所天不祿露紒為髽斂箪而禫曾曾稚子麻衣前匐乃勤撫子息影高樓手所拮据縢縷絭篝衣不采繢饍不珍羞夙晨花朝背人涕流一十五年志如一日教兒受經為兒授室兒有至性孝行肫肫誼悅之晨將名樂人將會宗親母曰嗚呼是豈余懷畢鳥寡鵠不集春臺移衣往斂不稱尊罍損汝俗禮完我心齋昔我未殉為汝童蒙今汝成立我事已終將往九京告於而翁果然旦足秋示疾不起玉女峯傾婺星沈矣爰頌似叔孫祈死得死今之良媛古之君子卜於剛日將袝佳城松兮比貞水兮比清為衛共姜為曾陶嬰千秋萬齡既固且寕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乾隆辛未 天子南巡先一年即頒 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帳性又嚴急不能仰體 聖意民有譏言吾鄉御史錢公據是參奏 天子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辦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 上韙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 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攖其鋒者聞公奏爭來窺覷疑公有謫謫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

不勝衣皆大驚稱為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即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為尤深
公諱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
工科給事中出為常鎮道調江安糧道陞江蘇按察使再陞四川布政使引 見 上問公
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矣 上為惻然曰汝且去公謝 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
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輿公屢思終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 旨錢琦以京堂補
用公方束裝又奉 旨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即終養不必來京及服 闋入都公年已七十
有五疋恩乞休奏稿繕矣 奉 旨錢琦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
援引而疊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 皇
上于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於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
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耄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
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 天如是之深也初生公時鄰婦劉
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喈曰誤矣尚在左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
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漁塘離
縣署廿里許四鼓即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堤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襪踏亂石中兩踵
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塵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哀其

志挈以歸命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於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　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克全頼　皇上屢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李真人一望知為賢者所遇大府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泰皆同道為朋深加敬禮即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奉　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内地兵民公據實奏聞總督徇庇武員奏與公異　上嚴　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為兒戲也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閽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上聞番案始定而　天子亦台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蒞任即有番役李五等橫索倉規公參奏奉　旨將李五枷示并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裁撤李五　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啟知總督轉奏　上即命公監斬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　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勞怨必承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抄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得漏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振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

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現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倘有冦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　上考翰林公　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疊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真摯人有諓諛不可者面覆之已負諾責則終夕拳拳必踐之而後即安所得清俸葬戚里二十餘棺雅不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自稱皇姑設法誘眾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童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為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殗殜在牀喜余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尚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父永賢俱誥贈如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　人孫　人有徵碧堂詩集行世以某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真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施於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只兮天若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銘墓者誰先生之所喜兮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六終

YORK … MAY … EAST AS…